

故 乡 情



烟火村庄

文 | 兰梦琳

在记忆的深处有一个独特场景，我给它命名为烟火村庄。

童年时的记忆最美好。虽然当时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宽阔的水泥路，没有全是红绿灯的十字路口，但漫山的树木、生机盎然的田地、错落有致的房屋，也深得我心。

在偏远的山区里有个小小村庄，那里虽地处偏僻却很热闹。清晨，我艰难爬起来：“妈，我饿了，妈……妈……”无人回应。揉揉眼睛，下床穿鞋走出门外，看见的是蓝天白云下一个微胖的女人——她正拿着锄头不辞辛苦地锄着地，许是累了想喝口水，一抬头便看见了我。

“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起这么早。”妈妈打趣道。

“太饿了，所以起得早。”我的嘟囔声被在一旁晾棉的大舅娘听了去，她大声招呼道：“妮啊，我刚煮了稀饭，吃一点填填肚子吧！你罗姐姐在里面，去叫她给你盛，顺便再给你妈倒一杯水出来。”

“嘻嘻，好嘞，收到！”我来了个敬礼，转身跑进大舅家美美吃了一顿。饭后接水给妈妈后，我就带弟弟去了鸡圈。

“姐，最近又有小鸡崽崽了！”他一脸天真地指着鸡崽说道。我们当时年纪小，玩性大，我便怂恿他去捉一只小鸡崽带出去玩。

“正好，有一只掉队了，快去抓！”我大喊的声音吓到了它，鸡妈妈立刻朝我们冲过来。我拉上弟弟撒腿就跑，中途他还跑掉了一只鞋。那只母鸡对着他的鞋狠狠啄了几下，像是在警告：再来，我就像这样啄你们！我和弟弟躲在木板后，大眼瞪小眼，面面相觑。

三分钟后，我们指着那只母鸡告状：“是它！”



成长的声音

文 | 罗相杏

我从灰烬中苏醒，亦从困境中奋起。

——题记

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，打乱着我的做题速度。望着院子外接受雨水滋润、正在成长的你，我的思绪不禁飘回那年夏天……

记得那天偶然在路边看到你——一株小树？又抑或一株小花。看着你因被隔壁其他植物夺取营养而显得娇嫩弱小，我不禁起了善心，决定带你回家。但这对于毫无种植经验的我来说，照顾你无疑是个大工程。起初我以为只是浇浇水那么简单，但过了一个月后，你依旧耷拉着脸、弓着身子，渐渐地我失去了耐心。我放弃了——照顾你如同学习一样，看不到回报。

直到那天晚上，夏天似乎总爱阴雨交加，那晚的雨天得难以形容。院子里奶奶用来架瓜藤的架子似乎都要被掀翻了。我坐在窗边写作业，因一道题苦思很久，抬头望向窗外——大雨仿佛要把你吞得片甲不留，你头上用来遮蔽的几片零星叶子早已破败不堪，似乎将被大雨摧毁成两半。我不由得担心，却又无能为力。或许这就是命，过多干预未必是好事，事已至此，只能看造化了。

第二天醒来，走进院子，“破败”这个词此刻有了最贴切的注解：架子早已打翻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；奶奶种的大白菜也奄奄一息。我不由得开始寻找你的身影——或许是执念太深想知道结果，一个上午终于在两个架子

就是它欺负我们，还啄我弟的鞋！”一旁的弟弟只顾点头，我严重怀疑他被刚才那一幕吓傻了。罗姐二话不说走进去快速掏了一只鸡崽，转身就跑。

“快跑！”罗姐大喊。我反应快，跟着冲了出去，弟弟却眼睁睁看着那只母鸡腾空而起，踩过他的肩膀后追来。他被吓傻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起来。

故事的结尾当然是我和罗姐被训——两人被母鸡追得一人被啄了几下，真痛！被训完后，只剩黄昏里两个小小的孤影。

太阳落山时，今天的饭格外香。

“喂，有只烤鸡呀！”我咽着口水伸手去抓，被妈妈轻拍收回。我委屈地问：“是今天那只吗？它啄我了，吃一口不过分吧？”

妈妈笑道：“你意思说？先给你弟吃——他今天可是你们偷鸡崽的‘成功功臣’。”我想想也是，便先折了鸡腿给他：“来，功臣，别哭了，最大的给你吃！”弟弟破涕为笑，我也心满意足地吃上了鸡腿。

山村的太阳西落，门边两小只的背影被拉得很长，像极了长大后的我们。夏风轻吹，“吹着真凉快。”我一边感慨，一边含泪啃鸡腿。

“快进来，别感冒了！”妈妈催促着。

“好嘞，来啦！”两人异口同声，或许这也是村庄里难得的美妙音乐。

烟火村庄最不缺的是欢乐，若有幸再来一次，其实被鸡妈妈追也不累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07班学生)



忏悔

文 | 岑艳丽

与昨日无异的今天，在早读课后开始变得不平凡。班主任告知我家里有事，让我拿着签好的假条回家。人对语言总是敏感的，班主任的停顿和未舒展的眉头，早已向我预示着这一切的不寻常。

我从人迹罕至等到车水马龙，心并未因人群熙攘而回暖，反而感觉心脏在剧烈搏动。我向神佛祈祷，向西方上帝祈求，甚至求告虚无的邪仙，都未能阻止那预兆的降临。

父亲将车停在我面前，不断催促着。上车后我便察觉不对劲——父亲昨夜还在一千公里外叮嘱我添衣，今日为何突然出现？我不敢深想原因，父亲又怎会知晓我的惶恐。他自顾自说出真相：爷爷昨晚从床上摔下，如今已奄奄一息。我的心仿佛被几千米深的海水挤压，下一秒就要碎裂。那一刻我忘了如何哭泣，更不敢哭泣——爷爷是父亲的父亲，我不能在他开车时流露脆弱。于是，我将伤痛锁进梦的牢笼，沉沉睡去。

眨眼间，眼前的高速公路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上千百斤的煤。家乡有自己用“柴烧成煤”的土法，我看着熏好的煤渐渐冷却，然后被爷爷搬入背篓，再由他背起。爷爷长年腿脚不便，身形清瘦，不足百斤，而那煤炭又多又重，他却一声不吭。我无法眼睁睁看着，良心如同被鞭挞，便开口喊爷爷。他回头了，却只瞥了眼煤炭便继续走。我不解又疑惑，跑过崎岖的山路，拍打他的肩头——能感受到坚实的触感，但他始终不回头。无论我如何吼叫、阻拦，都无法让他停下脚步，就这样一路走

到家门口。放下背篓的爷爷只让奶奶把煤炭归置好，又背起另一个背篓原路返回。

我看着爷爷运走煤炭，湿润晶莹的汗珠滴在干燥的土地和碎煤上，心中满是无助感。时间缓慢却又匆匆地在爷爷身上刻下痕迹，看他搬完煤、吃完饭，仍不得空闲——喂了猪又喂了鸡，这便是爷爷人生中最平凡的一天。

小腿突然传来一阵紧绷感——抽筋了。我不舍地从梦中醒来，眯着眼想挽留梦境，可身体的生理反应并非人力能控制。那块僵硬的肌肉逐渐恢复松软，可梦景却再也无法重现。

带着不甘回到老家，熟悉的乡土气息让对爷爷的担忧瞬间决堤。我穿过老房子，冲进那间更陈旧的屋子，推开虚掩的门。床前挤满了从未见过的面孔，我无暇顾及这些陌生人。床上躺着我亲爱的爷爷，他比夏天时更消瘦了，身躯如他常倚靠的老树般沧桑，眼睛也越发浑浊。我不敢再看，怕午夜梦回时心中空落。眼眶里泛起温热的液体，渐渐地再也盛不住，便滚落下来。我的世界天旋地转，最终陷入黑暗。

再次清醒已是次日清晨，大脑仿佛停机般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想不起来，但那窒息般的感觉仍缠绕心头，裹挟着整个躯体。寒冷的冬日里，再也没有爷爷用生命温暖铸就的煤炭来驱散寒意了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19班学生)



窗外飘来欢声笑语

文 | 黄代语

静谧的夜晚悄然降临，月光泻进窗棂，我握着笔思索着题目，混合着牛奶与笔墨的气息萦绕在鼻腔，与孤灯相伴，只影相依，周围只剩鸟儿的啾啾声当作我的乐曲。

一阵夜风灌进，拍打着密不透风的墙体，敞开的窗户仿佛成了它唯一的宣泄口。顷刻间，一股携带着浓郁肉香的风如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瀑布般涌入狭小的空间，我甚至能闻到风中夹杂的葱香，肚子适时地奏响了“交响乐”。

不一会儿，两道声音传入耳畔，夜风成了最好的“扩音器”——是楼下的阿公阿妈。他们靠摆摊营生，育有一儿一女，孩子们都在外面打拼，虽忙碌却定期回来看望老人。儿女们的孝顺让阿公阿妈的晚年生活无忧，但老两口执意摆摊，甚至为此与儿女闹了别扭。儿女们不同意，一是觉得他们年纪大，二是怕他们劳累，想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安享晚年。

可阿公阿妈操劳了一辈子农活，突如其来安逸反倒让老两口无所适从。架不住他们一再坚持，儿女们最终妥协。他们摆的是瘦肉汤摊：把瘦肉打成细腻的肉沫，取出一部分铺在手掌大小的铁板上，再用另一块铁板将肉削成细条，一同放入沸水锅中煮熟。

阿奶性子温柔，总会仔细询问每位顾客的口味；阿公虽沉默寡言，却总望着阿奶。每当阿奶提不动重物时，阿公总会如“英雄救美”般及时出现。摊面上摆着葱花、番茄、醋、酱油等

调味料，只需3块钱就能吃饱，性价比极高。

老两口把摊位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三十年如一日地保持整洁，整个摊位温馨得像家。这里有温柔健谈的阿奶和耐心细致的阿公。

或许是阿奶的手艺愈发精湛，或许是邻里们口口相传，总之，阿公阿奶的摊位前总是人头攒动。我曾问他们：“这样不累吗？真的值得吗？”“累肯定是累的，”他们说，“但这让我们觉得满足，既有时间上的充实，也有精神上的慰藉。看着你们吃得满足的笑脸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啊。”

是啊，他们是老一辈的缩影，吃苦耐劳、为后辈奔忙，心胸宽阔、心地善良，正是这样质朴美好的人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。后来，越来越多人喜欢和阿公阿奶攀谈，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，从街坊八卦到国家大事——因为阿奶总是愿意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瘦肉汤，从未间断。

思绪飘回从前，又一阵香味袭来，将我拉回现实。听着熟悉的滚轮声，看着路灯下两个依偎的身影，从路的这边慢慢走到那边，留下洒满金光的倒影，也留下了他们幸福的笑颜。

于我而言，这缕香味与那两道身影，便是万家灯火中欢声笑语的缩影。它是如此美好，又如此温暖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307班学生)